



□ 12  
1326  
24





梁惠王 上

1326  
24





開  
正



孟子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軻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云

字子車一說字子輿趙氏名岐字邾駟人也駟亦作

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音

索隱云子伋以人為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等書亦

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慶源輔氏曰子思

後者而孟子真得了思之傳則疑親受業於子思者為

是而集註兩存其說蓋自古聖賢固有聞而知之者不

必待耳傳而命而後得也又中庸一書觀之所以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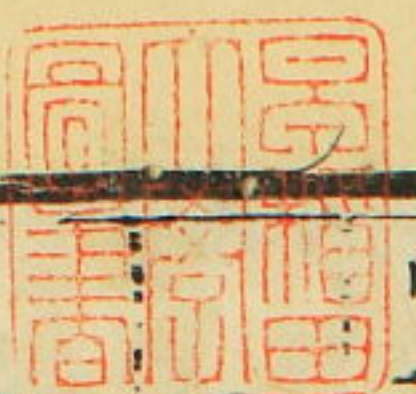
授心法開示蘊奧如此其至則當時門弟子豈無見而

知之者孟子從而受之愈益光明亦宜有之也○西山

真氏曰七篇之書其出乎中庸者非一其曰四端云者

則未發之中中節之和也蓋二義禮知性也所謂大本

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所謂達道也其曰禹稷類





回同道。孔子仕止久速者，則君子而時中也。其曰鄉原，亂德者，則小人而無忌憚也。其曰子莫，執中者，時中之反也。其曰魯子北宮黶之勇者，南方之強也。其曰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禮之實節文，斯二者，則仁者入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其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則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也。其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也。至於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足，以見淵源之所自。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及則及，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

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新安陳氏曰：謹按通鑑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軻至魏，慎釐王二年壬寅，魏君營卒孟軻去魏適齊。五年乙巳，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赧王元年丁未，齊伐燕，取之分注，俾云齊王其下即書孟軻去齊，赧王二年戊申，即齊閔王地元年，閔即湣



字後燕一事史記以為齊湣王七年不末蓋以顯王十四  
六年戊戌為齊閔王元年通鑑以為宣王十九年丁  
未蓋以顯王二十七年己丑為宣王元年史記通鑑之  
不同蓋如此證以通鑑綱目丁未宣王卒閔王立戊申  
方改元則丁未乃宣王末年閔王繼位之年蓋未能的  
知伐燕之為先君事與嗣君事也以淖齒事證之閔王  
為是重字謂為宣王恐傳寫之訛當是之時秦用商鞅  
倚兩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夫下方務於合從連  
衡從子容反衡與橫同。新安陳氏曰蘇秦主合從之說  
欲合六國為一以抗秦張儀主連衡之說則離六國  
之交以事秦六國謂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  
代之德是以所知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  
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  
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

及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  
同史記近是韓子各愈字退之謚文公唐鄧州人○  
問序說謂史記近是而集註於滕文公  
篇首章云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第四章云記者之誤  
如何朱子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  
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為  
非一筆文字矣○新安陳氏曰愚聞或疑易繫辭有子  
自著通書五峯刊之每章加周子曰字今讀孟子亦當  
會此意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  
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  
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  
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文非鑿空撰得



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近傳者何事荀子各

時趙人揚子名推漢蜀郡人○朱子曰此非深知所傳

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

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

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

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又曰

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為得其傳耳

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

不識性更說甚道也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為

惡去聲焉有耳目之欲好聲色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

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

師法之化禮義之道音導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

歸於治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揚子脩身

篇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

人○氣也者所過善惡之馬也歟○朱子曰韓子謂荀

大醇小疵非是由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

荀揚為大醇耳○程子說荀揚等語是就分金秤上說

下○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

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聲諸

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

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

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

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

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

也問大是就渾淪處說博是就該費處說否朱子曰

也韓子亦未必有此意但如此看亦自好問學焉而



皆得其性之所近。曰：政事者，就政事而學得。文學者，就文學而學得。德行言，誦者，就德行言。上學得。慶源輔氏曰：韓子但言孔門諸子，惟曾子之學獨傳而有子思、孟軻，然其言其所以獨傳之故，故程子又從而發明之。以為曾子只緣資質魯鈍，故用功於內者深篤，確實觀其啓手足之言，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懈者，此聖道之所以終傳而也。○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則先反路，孟子辭而闢之，廓然如也。夫音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

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張存中曰：後漢南蠻傳云：衣裳班闌，語侏離，言侏離，侏離蠻夷語言不分朗之聲也。故愈嘗推

他下或有

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聲此也。新安陳氏曰：自夫揚墨行至，

在其能廓如也，皆是難辭揚中之抑。只善向無孟氏二句，幹轉而斷之。以孟氏功不在禹下，盡之矣。孟子謂揚墨功不在禹治洪水，水下者洪水，溺人之身，異端陷溺人心，心溺之禍甚於身溺故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

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朱子曰：子

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慶源輔氏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以其行處言學已到聖處，以其知處言也。孟子論大而化之，謂聖學而不可知之謂神，與夫聖智巧力之譬，精密切當，非想像臆度之所能及。是其學已到聖處也。然其英氣示化有露圭角處，故未敢便道他是聖人。此其權度。○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聲言仲尼審矣。○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亦只說一箇志。



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

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

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慶源輔氏曰言性善使資質美者聞之必求復其本然而充其

善資質不美者聞之亦知所自警而不流於惡言養氣使氣質剛柔不齊者勇猛奮發於道義而無異懦怯弱

之弊皆發未子所未發其功多○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蓋在此此所以有大功於世也

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音洛以有孔子在

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

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新安陳氏曰英

氣甚害事蓋責賢者備之辭如顏子便渾厚不尚顏子去聖人只毫

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其處

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也如冰與水精非石

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覺軒

曰聞之程子又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春秋

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

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

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孟子泰山巖巖之

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

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此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慶源輔氏曰英氣是剛明秀發之氣此自是好底氣

質若消化未盡猶有圭角則有時而發學要變化氣質

須渾然純是義理如張子所謂德勝於氣性命於德方

始是成就處又曰言心聲也德之符也有德者必有言

若就言上看得分明則其德無餘蘊矣玉有溫潤含蓄

氣象所以為寶人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聖也其理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



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  
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  
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  
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  
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朱子曰心得其正然後知性  
之善語若有病蓋知性之善  
然後能正其心心得其正然後有以真知性之為善而  
不疑耳慶源輔氏曰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其語  
亦失之太快觀大學正心之後於脩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更有工夫在歐陽永叔名脩廬  
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  
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

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途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  
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漢輔氏曰此數句判斷二  
道所以不同  
明白詳盡

宋濂諸子辨  
後人綴緝而致非思  
朝曰君子之所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棄為詐此為不利大矣他日五刑告  
蓋得子思之本旨或者不察乃遂謂其言若相及者何非



孟子集註序說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營於耕也

都大梁

趙氏曰按魏初都安邑在冀河東郡安邑縣至

惠王徙大梁在漢陳留郡浚儀縣

僭稱王蓋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

新安倪氏曰按綱目周顯王三十五年甲禮厚幣以招賢者而

孟軻至梁問諸侯不見諸侯其見惠王何也朱子曰不

之禮未仕不得見諸侯士解自重而孟子猶守此禮

越竟必以禮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耳史記得其事之實矣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勸吾國乎。

叟長也。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西山真氏

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故愚王利國之問。發於見賢之初。

事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誅子曰。仁

見得可包。四者義者心之制。只是說義。心之德是混

論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是說義之體。程子

所謂處物為義是也。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

處說。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謂義若只

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所言。則處物者

在心。而非外也。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

心也。○心之制。如利斧。車來。將去。可底從這一邊去。

不可底從那一邊去。○仁兼義言者。是言體專言者。是

兼體用而言。○仁對義為一事。且方是指那事物當然

又自有義之體用。○所謂一事。且方是指那事物當然

兼體用而言。○仁對義為一事。且方是指那事物當然

又自有義之體用。○所謂一事。且方是指那事物當然

兼體用而言。○仁對義為一事。且方是指那事物當然

又自有義之體用。○所謂一事。且方是指那事物當然

兼體用而言。○仁對義為一事。且方是指那事物當然

又自有義之體用。○所謂一事。且方是指那事物當然

兼體用而言。○仁對義為一事。且方是指那事物當然

又自有義之體用。○所謂一事。且方是指那事物當然

兼體用而言。○仁對義為一事。且方是指那事物當然

又自有義之體用。○所謂一事。且方是指那事物當然

兼體用而言。○仁對義為一事。且方是指那事物當然

又自有義之體用。○所謂一事。且方是指那事物當然

兼體用而言。○仁對義為一事。且方是指那事物當然

放與做此

仁之用言此二句乃一意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

○雲宰胡氏曰。心之德是體。愛之理是用。心之制是體。

事之宜是用。孟子所言之仁。是體。愛之理是用。心之制是體。

○諸葛氏曰。語之為仁。猶曰行仁。以仁之體言。故集註先

言愛之理。孟子此章以仁之體言。故集註先言愛之理。

○隨事發見。處言孟子仁人心。語直說一之本體。此朱

子於論註先言愛。而孟注先言心。真得孔孟之要旨。

○當而各有條理焉。○疊山謝氏曰。夫子罕言仁。不過於

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

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然以性言之。則皆體

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又曰

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又曰。仁存諸心。性之所在。以

實一陰陽也。人性雖有五。仁義則大端已舉矣。以

陰陽五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

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也。○問人所以為性者。五行獨

舉仁義何也。曰。天地所以此也。○本過陰陽五行。而五行

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也。○問人所以為性者。五行獨

舉仁義何也。曰。天地所以此也。○本過陰陽五行。而五行

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也。○問人所以為性者。五行獨

舉仁義何也。曰。天地所以此也。○本過陰陽五行。而五行

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也。○問人所以為性者。五行獨

舉仁義何也。曰。天地所以此也。○本過陰陽五行。而五行

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也。○問人所以為性者。五行獨

舉仁義何也。曰。天地所以此也。○本過陰陽五行。而五行

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也。○問人所以為性者。五行獨

舉仁義何也。曰。天地所以此也。○本過陰陽五行。而五行

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也。○問人所以為性者。五行獨

舉仁義何也。曰。天地所以此也。○本過陰陽五行。而五行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  
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  
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  
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乘去聲厭於豔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  
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  
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音祈內地方千里出軍萬乘  
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音菜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  
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前漢刑  
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則藏于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司馬掌邦政軍旅屬焉萬二

千五百人為軍王則六軍也田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  
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  
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  
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  
也戎馬一疋牛三頭四兵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戎  
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在車上者卒七  
十二人千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井八家一甸六十  
四井計田五百七十六頃五百一十二家出士卒七十  
五人則殷周之制不及七家給一兵也又兵車一乘有  
牛馬共十六計三十二家又出一馬或牛也一同百里  
提封萬井提舉也舉四封之內心除山川沈汴城邑  
居園圍術路三十六百牛沈汴水田鳥鹵也沈謂淵深  
水之下也鹵鹹鹵之地術大道也定出賦六千四百井  
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采官  
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  
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兵  
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  
萬乘故補萬乘之主弑下殺上也廢足也言臣之於君  
我馬車徒下戈具弑下殺上也廢足也言臣之於君



每十分扶問反而取其一分謝安陳氏曰以制地定法

夫取十之一得百乘大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

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慶

輔氏曰集註發明不奪不廢最說得人心求利之意出

蓋尚義則循理而有制徇利則橫流而無節故不弑逆

未兼言仁義中單言義者蓋仁有溫然慈愛之意義始

截然斷制之意取其斷制以勝私去利則義之用為尤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

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先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

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位之自親戴

於己也朱子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

於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

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君躬

行仁義以感之而無求利之心以誇之則人心之固

者亦皆興起而自然尊君親上有不待外求而免強為

親也○雲峯胡氏曰人性有五仁義為先此二句本文

義二字指下之人而言集註必自人躬行上說來者

蓋上文先言正而後言大夫上庶惟人躬行上說來者

下皆求利故集註於此揭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

心故其下化之而自有仁義之利也○新安倪氏曰孟

子謂何必曰利亦有仁義未嘗不利是以利對仁義而

言之集註於此節云仁義未嘗不利者何哉蓋有仁義

貫言之若與孟子上文有仁義未嘗不利者何哉蓋有仁義

利有仁義外之利外仁義以求利孟子之所戒此章之

孟子集注卷之三



之義豈非仁義  
中自然之利乎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平聲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

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

私也慶源輔氏曰利心人本無之只緣有己有物彼此相形便生出較短量長爭多競少之意遂欲已長

人短人少已多偏說反側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

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慶源輔氏曰循天理者無所為

而為故不求利然成已成物各得其宜故自無不利徇

人欲者有所為而為故雖求利而未必得然必害人害物

招尤取禍故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靡幼此孟子之

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軒

諸書錄十滴  
源也又九曰孟  
子言首言利  
之害千萬世  
人之失皆由  
於此

利之弊不已以至亂非聖賢孰能救之此孟子之言首言仁義按之字

蔡氏曰學者細玩而已矣與何必之辭見孟子語意嚴厲斬釘截鐵斷斷然只說仁義更不向利上去若董子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意亦得其傳者歟

○雲峯明氏曰朱子深有取於三山黃登之言曰天

下一切人都把害對利事上只見得利害不問義理

須知利字乃對義字明得義利便自無乖爭之事集註

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是以利字與義字

對而利不出乎義之外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

之是以利字與害字對○太史公曰新安陳氏曰用馬

而害已藏於利之中談為太史公子遷

仍稱太史公西漢龍門人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

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

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聲於利而行多怨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聲利之弊何以異哉問太史公

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著之耳程子曰君子未嘗

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著之耳程子曰君子未嘗

此語史記  
列傳孟子



通受仁山金曰按本  
塞源語出左傳  
一年季子首格君  
去利之一字如按本  
校便不復生塞水之  
源使不復流則禍亂  
熾矣

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  
嘗不利也慶源輔氏曰利者民生所不可無者也故  
嘗不利也之四德曰利書之三事曰利此所謂君子示  
害於人惟能循仁義而行則體順有常而自無不利當  
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扶又知有仁義故  
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按本塞反則源而救其弊  
此聖賢之心也龜山揚氏曰君子以義為利不以利為  
人焉故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朱子曰凡事不  
可先有箇利心才說着利必害於義聖人做處只向義  
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說道利無別物事義是  
之心蓋緣本來道理只有一箇仁義更無別物事義是  
事事要合宜以利心為仁義即非仁義之正不待有不  
利然後仁義阻也○雲峯胡氏曰孟子之得於子思者  
子曰仁義所以利之也及告梁王所問者利仁義而不言利蓋  
子思所言者利物之利梁王所問者利仁義而不言利也程子

以為按本塞源者所以救當時流弊之極○新安陳氏曰為造  
端託始者所以謹夫墮者心術之初○新安陳氏曰為造  
子一書以遠人欲存六理為主何必曰利○新安陳氏曰為造  
有仁義存天理也自此以後鮮有不可以此六字該置  
章旨者○東陽許氏曰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之  
心不可無孟子不言利是專攻人利己之心絕利己之  
遺親後君則已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求利耳  
○孟子見梁惠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  
此乎樂音洛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新安陳氏曰揭大指於前而分開照應  
如此此後當以此法觀之不一○南軒張氏曰  
孟子若答云賢者何樂乎此則非惟告人之道不當爾



而於理亦有未完也。今云然則辭氣不迫而理完矣。又曰王所謂樂人欲之私以自逸為樂也。孟子所謂賢者樂此天理之公與民同樂者也。雙峯饒氏曰王意謂賢者未必樂此自家有慍孟子說唯是賢者樂此出于外之意。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樂也。故能樂也。魚音棘鹿音憂鶴詩作鶻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待治也。靈臺文王臺名也。詩傳國之有臺所以望氣後察

災祥時觀時節勞佚也謂之靈者營謀為也政治也不言其條然而成如神靈所為也

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

起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所以城養禽獸囿中有沼也

鹿牝反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

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

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

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雙峯饒氏曰自樂便

不是仁同樂便是仁如文王未嘗無靈臺靈沼然與民同樂便是天理文王畢竟自朝至于日中晏不廷暇食用咸和萬民人必得所然後有此樂此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



鳥獸豈能獨樂哉善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

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

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趙氏曰所引樂出尚書大傳民怨其

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

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

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龜山楊氏曰齊王顧馬廐麋鹿

以問孟子孟子因以謂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

樂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

語王以夏而勿為臺沼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

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

皆非能引君以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折

利善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天如星其在朝則

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矣南軒張氏曰民一

也得其心則子來而樂君之樂失其心則害喪而亡君

之亡究其本則由夫順理與狗欲之分而已人君常懷

下敢自樂之心則足以逼人欲矣常懷與民偕樂之心

則足以擴天理矣雙峯饒氏曰孟子之書句句是事

實說仁義便說本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為

仁義事實說賢者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便說文王

靈臺靈沼湯書時日曷夜為同樂獨樂事實新安陳

氏曰南軒過人欲橫天理六字可斷盡孟子七篇謹提

出以示學者夫同一臺池苑囿鳥獸魚鼈耳賢者偕天

理之公愛民而與之同樂則民樂君之樂而君得享其

樂不賢者徇人欲之私不恤民而自樂則民欲君之亡

君安得有此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詳見後章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

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

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其粟耳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填音田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如詩匪直也。人之直。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主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

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

則末矣。慶源輔氏曰。周禮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無所謂移粟之事。大荒大札。則令去國移

民以就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九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罟也。罟網也。洿。穴。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



市不得粥反六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者陰木生山地者已服耕斬李枝以特入之服此也時斬材有期曰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民此之人守其材物以時入之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雲峯胡氏曰文王治岐澤梁無禁此所謂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即是澤梁無禁無禁者王者愛民之仁也雖禁而有厲禁又三者愛物之仁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註物為之厲每物有藩不也為之守禁為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澤梁無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也以是觀之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禮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此皆王制備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獵此皆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此皆為治去之制法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檢本

擗句會相本也擗也增句裁折也禮記恭敬擗節注鄭玄白擗猶趨也又前漢書王吉傳馮軼擗

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慶源輔生送死乃人世之始終於是二者皆有以濟之則人世之始終一無所憾而民心得矣此其所以為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

與此王道之始相對  
地○新安陳氏曰法制未備謂聖人未行井田法以前時不用數畝斧斤時入之類王制未備王道未成不過初焉事下一節集註云是王道之成也

卷之二十一

擗句會相本也擗也增句裁折也禮記恭敬擗節注鄭玄白擗猶趨也又前漢書王吉傳馮軼擗



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許六反，數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  
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做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

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禮記曰：古

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是為八百八十畝，餘公

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為廬舍，城邑之居，亦

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

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在五十

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

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命樂正入學，習舞，乃

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

毋殺孩蟲胎鳥，天鳥老反，胎，懷孕者，天始生者。

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勝問曰：魚鼈不可

始可食，肉何也？朱子曰：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

大，老幼之所同也。至於芻豢之畜，人力所為，則非七十

之老，不得以食之矣。○南軒張氏曰：衣帛食肉，必曰五

十七者，民之欲無窮，而桑蠶畜養之利有限，不為之

制，則爭逐其欲，而老者或不得衣之矣。又使知老

者之當養，其老幼之有別教，亦行乎其中矣。日用飲食

無非教也，不待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

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趙氏曰：古以百步為畝，今以

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庠序皆學名也。申重，直

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上聲，為

梯，頌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

夫音扶。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



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  
榮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五不言舉  
重以見形旬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其  
反首也史記秦紀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少聲壯之  
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  
品節之詳雙峯饒氏曰五畝宅百畝田是法制五十一衣  
不足用有品節無法極財成輔相去之道以左右民泰  
制則於何處取用卦象曰天地交泰右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以左右民左慶源輔氏曰註云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  
王道之成也成輔相之道則民情之緣政已備見聖人  
之制作已大成以左右民則不惟制民之產使之有以  
養其生而又為之學校之教使之得以全其性帝堯

所謂正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是為王道之大成  
也○新寧陳氏曰極財成輔相總言田桑之畜養之事以  
左右民就富教斯民說乃王道之  
終事應上文王道之始也一句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  
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  
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華平素反  
檢制也草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起音震通作振貸他  
反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患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  
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  
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  
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刀之殺人而不知操刃刃



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即上文  
道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

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新安陳氏曰：王道不

難行者哉。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

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

不復扶又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

行王道，則可以王去聲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

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宋

改耳。朱子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飢食

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於經，明君臣之義於萬世，非

專為美桓公也。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得時措之宜，則並行

而不知有尊王之義，而民可以無君矣。不存孟子之論，則

無民矣。○新安陳氏曰：天命不改，在民心之向背。而君可以

人心猶知尊周，可驗天命未改。則當守天下之經，文王

孔子之事是也。人心不知有周，可驗天命已改。不得

達天下之權，而孟子固哉。讀者不可不勘破此義。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挺徒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新安陳氏曰：政謂虐政，殺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歛反力驗於人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

獸以食人矣新安陳氏曰此因前章狗彘食人食塗有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

在其為民父母也惡在之惡去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始之何

其使斯民飢而死也為去聲

一俑從共聲下同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

無後也者講  
云葬之以備  
則後必以人  
無殉葬事歟  
趙氏注此人其無後嗣乎者不足信用之正義曰記云孔子謂為俑者不仁埽菴公奉人送葬設因而

能踊跳故名之備魯文公六年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杜預曰以人從葬

日殉詩有黃  
鳥之篇以哀  
三良是也

詩秦風黃鳥  
章曰交黃

鳥止于棘誰  
從穆公子車

奄息維此奄  
息百文之特

銘其穴惻々  
其慄彼蒼者

天殲我良人如  
可贖兮人百其

身注云與也

負從穆公從死

也子車氏奄息

名特傑出之補

穴墮也備々懼  
自慄懼殲盡良

善贖質也

秦穆公卒以  
子車氏之三子

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

發而太似人矣趙氏曰木人設機而故孔子惡之去聲其

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新安陳氏曰作俑者殺人之禮記

檀弓下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

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

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孟

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

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

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

為民父母告之夫扶父母之於子為去聲之就利避害未

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壘山謝氏曰

此章以人對



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即此詩也言父之貴鳥則止于棘矣誰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臨穴而傷也蓋生納之壤中也三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質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

史記知伯立昭公曾孫為君是為東家公四年趙襄子殺知伯盡并其地十

毀極言人君不行仁政視人猶獸也天地間難得者人象人而用之猶不免於無後豈可率獸食人不行王政一至於此乎。新安陳氏曰。惟狗欲而不恤民則其流青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惟狗欲而不恤民則其流至此而不自覺。故以率獸食人。箴其昏迷之細習。而以為民父母。觸其惻隱之本心。孟子之言深切著明。如此而王不悟。亦未如之何也。已。右。二。章。戒。梁。王。厲。民。自。養。率。獸。食。人。過。人。欲。也。勉。其。行。王。道。以。為。民。父。母。為。心。天。理。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

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

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

惠王猶自謂晉國之孫也。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

八年哀公卒

虜太子申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

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敗十七年秦

取魏少聲梁史記魏世家惠王十七年魏與秦戰元後

魏又數翫戲地於秦史記商君傳秦公使衛鞅將兵

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於與公于驩今保為

安秦魏魏公子卬以軍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

河西之地戲於秦以和而後又與楚將去昭陽戰敗亡其

七邑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張存中曰按史記魏襄

六年得邑八與律註七邑不言邑數楚懷王比猶為聲也

言欲為死者雪其耻也慶源輔氏曰惠王之志疑若剛



敗於三國皆非義舉也徒以爭城爭地不失之貪則失之緣事既如此猶不知所以自反乃於見賢之際靡叙其喪敗而欲為死者一先之此正如匹夫賤人勢出無聊不勝其忿而求一吏者所為耳豈有君人之度而無所謂大勇之理哉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

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

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如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新安陳氏曰省刑則不伐民生

薄賦則民得養生所以為仁政之大目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

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

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音洛於效死也朱子曰魏

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成無虛日孟子之言似若容易蓋當時之人焦熱已甚率歡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

見效速後求公子無思率五國師直博至函谷關可見無所措其手足而得以安其生薄稅斂則民不至有所

闕於衣食而得以保其生故孟子言仁政首及此二者下而數句則又其效驗也深耕易耨則薄稅斂之所致

也重稅厚斂則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則其於農事亦苟且鹵莽而已三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父兄

出以事長上則省刑罰之所致也嚴刑峻罰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則其於人

道亦何暇修為之哉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

子離散養去聲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夫音扶

陷陷於阱

通作穿疾郢才性二反穿地陷獸也

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

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

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主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

字以故曰

二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

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

○孔氏曰

經以臨江人字

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唯天吏

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南軒張氏曰惠王憤其軍師之敗欲一西之是乃不

勝其忿欲之私耳孟子所以告之者乃為國之常道其所施為皆有實事夫王政之所以不行者以時君謀利計功之念深每每致疑而莫肯力行故也使其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以聖賢之言為必可信而力行之則孰禦焉慶源輔氏曰註引孔氏之言蓋怨有當報者有不當報者若惠王之事則所謂不當報者也當報者有報則愈憤愈熾不至於大敗極壞而不一日若所謂志於焚燒則至誠惻怛成已所以成物一曰有一日之功其於救民則至誠惻怛成已所以成物一曰有一日之功其於唯天吏則可以伐之其所以自治者嚴矣○勿軒熊曰當時七雄皆大國也孟子獨憐憫於稱梁者欲得志行乎中國也若秦楚則蠻夷戎狄之商十篇之書深鄙外之蓋其得志必非天下生民之福自周之衰天下大勢不入于楚必入于秦聖賢已逆其所趨矣當時孟子止言深耕易耨孝悌忠信則可以制挺而撻秦楚自一等富強而言豈不大迂闊而不切於事情然後來秦亡不遇起於揭竿斬木之匹夫堅甲利兵果可恃乎孟子之救民公理也行仁則自無敵不得已而用兵亦正之仁征也不行仁而行惟報私怨忿爭而已矣豈惟怨不可



報敗亡常必由之此章亦所以過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新安倪氏曰按通鑑慎觀王二年壬寅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

王後即去也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

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沒及惡平聲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新安倪氏曰左氏傳

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不似卒然人君無可象之儀也不見所畏無可畏之威也

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新安陳氏曰德存於中容貌辭氣乃德之

符驗可見於外者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

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曰必合于一然後定也問

子以梁襄王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而譏之然則必以勢

位自高而厲威嚴以待物邪朱子曰不然也夫有諸中

者必形諸外有人君之德則必有威矣曰言之急遽亦何

容則不必作威而自有可畏之威矣曰言之急遽亦何

譏邪曰良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疾然則言貌固皆內

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自省可也曰孔子居

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誦言其君之失如此何邪曰

聖賢之分固不同也抑七篇之中無復與襄王言者豈孟

師其地有不同也抑七篇之中無復與襄王言者豈孟

子自是而復父於梁邪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時利甘也也覺軒蔡氏曰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  
反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可為天地之子為民  
之父母此言萬世  
人牧之龜鑑也

孰能與之

王復反又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潯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潯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倣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孟子內並以周月油然雲威貌言與春秋左傳同

沛然雨威貌潯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去聲生惡去聲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反分晉武合之劉石或遂以亡國齊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齊齊相氏曰不嗜殺之對以見理又孰有心誠能不嗜殺人則舉天下皆在吾仁愛之中又孰有誠中不一歸於我或固非以不嗜殺人



為一天下之貝也。○新安陳氏曰：嗜殺，人欲之，殘虐也。不嗜殺，天理之剛隱也。此亦湯人欲存天理。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晉文，名辟疆。齊宣王，名辟疆。齊宣王，名辟疆。齊宣王，名辟疆。

改姓田氏。田和始篡齊，而有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名辟疆。齊宣王，名辟疆。齊宣王，名辟疆。

名小耳。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同為去。

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仲舒曰：漢廣川人。此

語見漢書本傳。對江都易主，問粵有三仁。而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

漢書卷六十五董仲舒傳作五尺之童無

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西以已。山真氏曰：孟子後能深闢五伯者，惟仲舒為然。

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去聲。謂王天下之道。程

曰：得天下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

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

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

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龜山

楊氏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賢者亦有此樂乎。而

孟子答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孟子務引

其君以當道，則桓文之事，特詭遇而已。大匠不為拙工

改竅，繩墨故曰：無已，則王乎。○范氏曰：按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孔子美齊桓管仲之功如此。孟子言仲尼之

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聖人於人苟有一善，無所不取。齊

桓管仲有功於天下，故孔子稱之。若其道則聖人之所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慶源輔氏曰保如保赤子之保新安陳氏曰王道其天其要又在保民保民而王一句

為此章之綱領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齒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饗鍾子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饗鍾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

識有諸齒音校饗許刃反舍上聲

胡齒核下反集註音核齊臣也饗鍾新鑄鍾成而殺牲

取血以塗其鬯都反也觶觶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

齒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三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觶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故王察

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雲峯胡氏曰孟子一

箇心字是心何心也人心之本心也即此本心而推之所謂先王有下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須看集

註察識擴充四字察識屬知擴充屬行○新安陳氏曰是心足以王矣一句敢緊切觀王有此愛物之心即可

知王有仁民之心而可以保民云王所以指言王之心

即是足以王天下之木真民云王所以指言王之心

此民又外乎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  
齧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

不知是也雙峯饒氏曰論語小不忍朱子兼婦人之仁

其忿這箇又是要忍得了○雲峯胡氏曰饒氏發明兩

不忍字甚好孟子所謂不忍者如齊宣王見牛之齧齶

將死一命之發非有所勉強自然而然者也君子謂之

仁論語所謂小不忍者如婦人匹夫一命之發不能

所禁止而一聽其自然者也君子不謂之義○新安倪

氏曰論語之小不忍云者不忍之念發於私小而人

所不能禁止者也孟子之不忍云者不忍

之念出乎正大君子之所當擴充者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

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

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平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

別彼列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去聲欲王反求而

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慶

輔氏曰宣王既無講學之功不知反求之理而徒自辯

解於百姓之言故孟子又設此以問難之蓋欲王反求

而得言臣固知王之實而不忍言彼惡知之蓋宣王見牛

不忍之言雖發而不自知其為仁之端故以知與惡知

相對說以為常人不覺為利欲所昏而本然之善絲未嘗

泯但時或發每不自覺而不能知也○啟王之心使凡遇

心發時便須識得即就此推充自小以及大自近

以及遠即其一端推之至其極則仁不可勝用矣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遠去聲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上聲之則此心

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禾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朱子曰見牛未見羊也未

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朱子曰齊王見牛聲釁而

孟子所謂無傷蓋乃護得齊王不忍之心萌故以羊易之也○術字本非不好底字只緣後來把故變許看了便

存心卷之三  
工夫

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須看有箇巧底道理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釁鐘事大似住不得只得所以所不見者而易之既周旋得那箇措置便抑過了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謂術也遂聲謂將死而哀鳴也

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厨者亦以預養是心

而廣為仁之術也朱子曰君子於物愛之而已食以時

心矣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者義也齊王之不忍施於見聞之所及正合愛物淺深之宜若仁民之心則豈為其不忍之故而忍以無罪殺之哉○慶源輔氏曰唯其必遠其庖厨乃所以預養是不忍之心不使見其生而聞其聲以在廣其為仁之術不必胥胥然以其所不見而易其所見也孟子言此以見宣王之初心本無不善以羊易牛然後仁義之心得以兩全而無害也○雲峯



胡氏曰一本心也。已發在於擴充未發在於預養。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感感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威威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扶又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

其本而推之也南軒張氏曰宣王聞孟子之言有得於不能以自得者及孟子抽其端緒以告則威然有動於中當時不忍之意宛然而形○慶源輔氏曰威感心動於而有可慘傷也孟子所言之意莫不盡見而亦莫非吾心復動于中而委蛇曲折之意莫不盡見而亦莫非吾心本然之善非從外而得也向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深得夫開導誘掖之術則亦何能使宣王前日不忍

之心復萌也哉宣王此心雖發動而其端尚微其體未充而又未知所以用力推廣之方故孟子此下復以用力用明用恩之說以曉切之○雲峯胡氏曰齊王於其本心畧能察識自此以下孟子皆教之以擴充○新安陳氏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王此句亦問得緊切與孟子是心足以王矣一句相照應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公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輿平聲為不之為去聲  
復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去聲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



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  
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  
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  
仁民易而愛物難雙峯饒氏曰集註惻隱之愛是就心  
是就術上說人性靈所以愛物難物今王此心能及物  
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南軒張氏  
曰親親而  
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天理之大同由一本而其施有序  
也豈有於一牛則能不忍而於人則不能保民者蓋方見牛而  
不忍者無以蔽之而其愛物之端發見也然即夫愛物之  
於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然即夫愛物之  
端可以知夫仁民之理素具慶源輔氏曰大地之性人  
其所謂仁民者固可得也慶源輔氏曰大地之性人  
為貴而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故惻隱之發於民  
切於物緩皆自然而然而然雖至愚之人亦莫不然學者須

是臨事體察着教分曉不可模糊率畧聽其自然事過  
便休若夫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所以難所以  
易者且以凡人言之推廣此心愛及同類者其勢便其  
事易至於物則有不得已而資以為用者使之皆被吾  
之愛而無傷則其勢遠其事難自君人者言之發政施  
仁使民得以遂其生者其事便其易極輔相財成之  
道使庶類繁殖鳥獸魚鱉咸若者其勢遠其事難今王  
此心既發於見牛之際而又有以處之而使是事得以  
流行矣則是於其勢遠而事難者既能有以及之則以  
是心而施於勢近而事易與之同類而相親所謂保民  
而工者則豈有不能者哉但自不肯為耳新安陳氏  
曰今恩足以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獨何與此二  
句難得最緊切乃是一大意警策處下文又以此  
句難得最緊切乃是一大意警策處下文又以此  
物者何也使王能自其不忍之形於愛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  
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



折枝 趙氏注曰  
按摩折手節  
解罷枝也

續讀書錄四  
曰孟子老吾  
老以及人之幼  
王道仁政比皆  
自此出有一  
夫之不獲其  
一町聖人之心  
為之戚然不  
寧

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至，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至，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所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去聲，下同。詩大雅思齊，莊皆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扶又推本而再問之。新安陳氏曰：未

二和靖尹氏曰：善推其所為，學者最要法也。因一事則推之，大有所益，言舉斯心，加諸彼是也。○南軒張氏曰：孟



物此所謂而反其道也。所謂一本者以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而仁又非若始人然後可以推而及於民與物也。勢有切而  
行仁必自孝弟始。然後可以推而及於民與物也。勢有切而  
遠當由近以及遠。事有難易。當自易以及難。老吾老以及  
吾幼。以及人之老。幼刑寡妻。至兄弟。以御于家邦。此皆  
自然之序。而人所不克復之功。使若或反此。則必有其故矣。  
是而不可不致。其人無復之自。功若或反此。則必有其故矣。  
而逆施之。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不旋踵而乾涸。枯瘁  
矣。○雙峯饒氏曰。因愛人之心。而至於愛物。運於堂言其  
親推而至於仁民。由仁民而推而至於愛物。運於堂言其  
近而易。天下雖大。只由一家。老幼推去。又何難。且  
遠之有運於堂與視諸掌不同。運屬行。視屬知。那箇是  
易知。這箇是易行。○西山真氏曰。由親以及民。由民以  
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王之  
不善推也。○魯齋王氏曰。善推其所以為一句。是孟子平  
生功夫受用。只在此。○雲峯胡氏曰。須要着集註三節  
議論貫穿處。始言愛物。則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  
類。言仁民。則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類。又為同類。

類而相親。此言老幼。幼則曰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  
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曰同生。曰同類。曰同氣。是為理  
一而分殊。雖推之有序。然皆不過自吾本心而推之。是  
為分殊。而理一也。大抵此章凡千餘言。大要只二句。欲  
其察識此心於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欲其  
擴充此心於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請度之。**  
待洛反。

權稱。法去聲。鍾直垂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  
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上如字。下待洛反。  
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  
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  
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



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

新安陳大曰指思足以禽而於此請王度之也朱子

豐而功不至於百姓二句

易物見心無形廢物之輕重長短易廢心之輕重長短難

日愛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所以云度之本然之

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須是

子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下見牛而不

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與甲兵危士臣結怨於

諸侯又却忍為之便是合權度失其本心○慶源輔

氏曰此指軍王之心偏誠處言之也必先見得其輕重

始短如此分明了然後究其所然之故則吾心之蔽

之說而使王自稱量其心也

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

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

所快有甚於殺敵解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

度之也慶源輔曰孟子此王不知所以稱量之要故

蓋宣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實以是三者之為快

蔽之也夫此三事乃人心之所不忍有甚於殺敵解之

牛者王若以是為快則宜乎愛民之心輕且短也○雲

峯胡氏曰上一節一心字亦指本心而言蓋謂本心之

中有自然之權度非自外來也此節一心字與後數箇

欲字便非本心矣本心難於擬言而欲心易於欺誑此

王道所以不行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

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



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慶源輔氏曰

楚舊中國撫四夷是其本志也與甲兵危土臣構怨於

諸侯則未流之禍耳有是志則有是禍矣指其未流之

禍則以為不快於此自心之明也而卒溺於初志之失

而不知反者欲誘之也其心尚明於他者謂不忍一牛

陳氏曰所大者八欲之橫流所以不能仁民而擴大

公理之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

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

足聽於耳與博愛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

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

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

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

與關同朝音潮

便屢近習屢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

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新安陳氏曰所大欲在此所

事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

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其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

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

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

小國不可以敵大國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海



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三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  
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開與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二言集合齊

地共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快問之一也新安陳氏曰

楚燕秦趙魏以一服八必不能勝即有敵所謂後人也

反本說見形句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  
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  
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

朝音潮賈音古朝音潮賈音古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聲天下之本也

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疆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

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

章意同南軒張氏曰行王政者心非欲傾他國以自利

心焉大欲朝秦楚蓋中國自世俗言則以為有志自聖

賢觀之苟不公理特出於快求矜伐之私耳齊王

惟汲汲於濟其私非惟不克濟而禍患隨之蹈私欲固

危道也由孟子所言以發政施仁則公理之所存可大

之業白可馴致也此天理人欲之分也慶源輔氏曰力

而所欲者反不如所期能反其本則循理者也無所為

而為之也先難後獲先事後得而可大之業自爾循至

此天理人欲之分也  
至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乎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



不敏請嘗試之皆與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  
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  
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  
可為也恒胡登反辟與  
僻同馬於度反馬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  
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恒產而有常心民  
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罔取其不見而取之也慶源輔氏  
曰恒產常  
生之業則下文所言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是也恒心常  
有之善心則下文所言善與禮義是也善又禮義之總  
名緣民無常產所以無常心故不知禮義而陷於放辟  
邪侈也若遂從而刑之是誠無異於以羅網罔民欺其  
不見而取之也○雲峯胡氏曰此心字  
亦指本心而言但指其在士民者言之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  
也輕高詳大  
反下同

輕猶易去聲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  
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安暇治禮  
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  
贍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倣此  
瞻時念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新安陳  
氏曰則



蓋反其本矣。與前蓋亦反其本矣。當對觀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下之本。使民有常產。又是發政施仁之本也。

說見反形旬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前篇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趙氏各略詳見序說中註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去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然雖有仁心。仁聞去聲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奮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克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南軒張氏曰。孟子如對鴻廩之問。及對好樂好色好貨。皆徐引之。當道倚其辭氣。不迫也。至於利國之問。則應以何必曰利。桓文之問。則對以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管仲魯西之所不為。言交兵之不利。則曰。號則不可。又何其嚴也。目後世觀之。後數說。比之前數者。宜若不至。甚害而攻之。反甚切。何歟。蓋前數者。一病為一事耳。故細繹其性之端。以示之。使之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而人欲可遏矣。至於霸者。功利之說。易以惑人。或趨之。則大體一差。雖有嘉言善道。亦何由入。戰國諸侯。其失正在乎此。故開



之不可不嚴也。○雲峯胡氏曰。此章甚詳集註斷之甚  
 約。蓋欲黜霸功。則心之所向者正。能行王道。則心之所  
 充者大。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今雖有  
 不忍之心。而不能推之以行。不忍之政。無他。奪於功利  
 之私也。功利二字。依舊是向霸功上去。入丁彼必出於  
 此。世安有不能黜霸功而能行王道者哉。此孟子所以  
 斷然以為仲尼  
 之徒所不道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一

兩字之統。辨與春書生謂之。  
 孟子之冬。霜月以。







